

新華

第二卷 第十六期

內政部登記京警國字第三十七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目錄

中國現局與世界的關聯	劉光炎
新時代與新政治家	劉靜文
當前最迫切的大事是思想革命	范任宇
中國思想改造問題發凡	陳定閔
當前行憲的不可緩	劉士篤
論新憲法中的中央政制	羅志淵
一隻神秘的船	張丕介
應與民同苦夏都不可設	周曙山
劫後到棗莊(徐州通訊)	全菊圃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新華出版社：南京西華門三條巷六合里三號 電話：二一九九一

各處代售

定價：四角

南京圖書館藏

中國現局與世界的關聯

劉光炎

中國大局，十分黯淡。東北九省，烽烟遍地；新張邊陲，戰氛又起。打了八年的大仗，喘息未定，接着又面臨這嚴重的危機，中華民族真是太多難多災了。

一般人多誤解中國，以為中華民族已經老大；她的組成細胞，已經鬆懈，因此，可以輕而易舉把中國征服。但是她們都低估了一點，即是中華民族是有無此的潛能和甚大的韌力。在國族無事之時，固然鬆鬆散散，毫不緊張；但是到了國族危亡的時候，它們也會儼然覺悟，團結起來，共禦外侮。所以中華民族，對於正堂堂的外侮災患，是不足為懼的。怕的是這個外患，以內爭姿態出現，自己民族中產生了敗類，為外人作虎俵，那嗎，這個問題就複雜了。歷史上的兒皇帝石敬瑭，奸賊張邦昌，和剛死不久的汪逆兆銘，都充分說明內奸對於民族是何等可怕；更說明沒有內奸，外患是不足為患的。

現在共產黨已完全以叛國姿態出現了，而其所作所為，又恰恰與歷史上的內奸相同，是配合着外患的。在東北，打我們國軍的是共產軍，而指揮和發動的却是蘇聯。蘇聯好比一個獵人，而共軍則為獵狗；我們正是蘇聯所欲獵得的目的物。因此，無論這個獵人所用的工具是什麼，我們必須認清對象，集中應付，才能遏制亂源；專門打獵狗，是不能從根肅清叛亂的。

因此，我們第一得明白蘇聯的耐心。它這種手法，比直接出兵打我們更利害。因為像這樣假手共產黨來打國軍，好使國際上誤作內爭，而不能加以援助；甚至並可混淆中國人的視線，使他們喚不起敵愾的心理。這樣，它就可活活地把政府拖死。第二，我們得明白這個禍患的來日方長。暹和日本的設計一樣，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亞洲，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目前這一外患，正循着這一方向在走。因此，如果我們東北不保，第二步受迫害的一定是平津；如果我們平津不保，再一步受威脅的一定是長江流域。總之，這個外患是和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入寇中國，性質相同的。我們不能有憐憫之心，希望敵人能淺嘗輒止。

三
既如此，我們應付的方法，就切不可重蹈九一八以來的覆轍。我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應付當前的大變。其應取之道，宜為如下數者。

(A) 在宣傳上從實報導，爭取主動，不再如九一八時之挨打不開口；——因為謀我者既然計出旁門，當然怕人家知道，因而引起公開的責難。所以她們最希望的是我們不開口。九一八時，日本就用種種方法阻止我們開口。日前北塔山事件，政府於接得報告後，即行據實公佈，這是對的。要這樣做，才能阻止野心者的犯難。國家本來是大家的。政府固然無權窮兵黷武，斷送國脈；但同樣地也無權事事隱忍，暗損國權。何況當前外患，更比九一八時為重，苟非集全民族之力反抗，決難行濟。

(B) 對聯合國不宜輕易提出控訴，以免損害其尊嚴，使野心者更無所忌憚；——我們以前對國聯的一套，今日不宜重演。何況今日聯合國一機構，由於大國保有否決權一點，根本無法發生制裁作用。

(C) 對外交上取重點主義：——對於一切瑣碎不愉快之事，概置不論，專注精力於應付當前事變，凡有助於此者，均為吾之友人；凡不能有助於此，礙為友人，亦必加以誹責。

(D) 以高瞻遠矚之精神，設服盟友：——第一點應說服的是，千萬不可重蹈第二次大戰時先歐後亞之錯誤；必須強調歐亞同時解決。須知目前蘇聯對歐態度，較為緩和，並非放棄在歐擴展計劃；而係欲乘英美集中注意於歐洲時，在亞洲取得長足進展。迨彼在亞洲遂其大欲後，彼必積極進規歐洲，實行其各個擊破之戰略，英美千萬不可上其惡當。第二，吾人應說服英美，請其反省彼等在第二次大戰時決策之錯誤，促其多相信吾國之建議與主張。使雅爾達與夫類似之策事，不致再演。第三，吾人應採取一種明快堅定之態度，並以遠東大局領導人的姿態出現，以取得英美之信心，使彼等明白關於遠東大事之處理，非遵從中國建議去做不可。再不宜如以往之事奉上國的態度，處處仰英美鼻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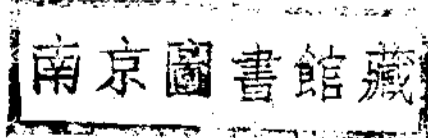
(E) 對於外來援助，應堅決要求，毫不客氣：——第二次大戰時，蘇聯對美國，即採此態度；雖是甚大的援助，蘇聯却毫不言謝；中國與之恰相反，卑躬屈節，求取物資，而結果所得不及蘇聯所得百分之四五。西方人向即不懂客氣，他們看中國客氣，以為你不需要，所以就少給。看蘇聯惡要，以為蘇聯實在困難，並誤以為蘇聯理直氣壯，所以不但儘量幫助，並且還像很歉然的。其實對於英美民主制度的供獻，中國比蘇聯大得多，作戰也長久得多，而中國却受如此不平的待遇，全由我們不懂西方人心理所致。這一次看看又要蹈上次覆轍了。我們與國聯共產聯軍作戰如此之烈，而美國慢慢地要縮頭不鬥了。英國一攤牌，美國就立刻全力支援希土。為什麼我們不攤牌呢？破產戶的窮紳士架子，千萬不要再擺了!!! 坦白地攤牌吧!!! 死也要死得痛快!!! 千萬不要再如以前一樣受盡人的掩飾氣。美國怎麼樣！助我是朋友！不助我是路人！如果美國再縮頭，把罐撤開好了!!! 看中國人是不是能够獨立克外患。不過要向美國人聲明，請他們以後不要再想到遠東來。現在是「將軍」的時候了！我們不「將」人家的「軍」，人家就會把我們當作傻瓜的!!!

新時代與新政治家

劉靜文

我們需要一批新政治家，把握着這新的時代，以建設成功一個理想的新國家。為要使得他們能以担負這開創時代和建設國家的艱巨責任，則他們第一要能認識當前的時代背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乃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與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兩大勢衝激震盪的時代。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政治的虛偽偏狹，所以使得許多思想左急的人士們，感覺不滿；又因為共產主義社會中專政獨裁的弊害太大，所以使得許多愛好自由的人士們，感覺厭惡。而即由於這種不滿和厭惡的情緒之日見增長，乃更為加強了那兩大勢力的對立仇視。世界前途，人類命運，且將由於二者間的拚拒衝突而被斷送。然則我們究應何去何從呢？曰，這兩大勢力中的任何一種，皆不是我們所應遵循的正確道路；我們應該另闢蹊徑，應該另行創造新的時代。因為在資本

主義社會裏，所謂民主政治的運用，在經濟的平等尚未充分實現之前，祇不過是鬥爭，妥協，欺騙，幻覺，壓迫，屈服等因素的交流匯合而已。加之資本家的宣傳和報紙，可以製造出一般人民所應該保有的公共意見；專門複雜的政府機構與機巧隱晦的金融系，又迷惑了他們的簡單幼稚的理解能力；照這樣，他們如何能靈巧有效地運用其參政權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們之所獲得者，僅是一種形式的平等，法律的平等，而不是一種事實的平等經濟的平等。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政治的實際運用，乃是甚為虛偽偏狹了。至就共產主義而論，則共產黨乃是一種天生的進行世界革命的政黨，所以牠天然的對於各國民主政治的平等運用，具有甚大的危害作用。同時在共產主義社會內，只有專政獨裁的實施，而無民主憲政之可言。因為依照馬



克思，列寧，斯大林三人的意見，所謂憲法云者，不過是無產階級國家——即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專政——藉以表證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即無產階級逐漸消除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的一部基本法典。憲法的功用，在那個將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期間——在政治方面講，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專政期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到了共產主義的較高階段，社會中的階級分割與財產私有已經完全廢除之後，社會生活已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無產階級自身也不存在了，國家也逐漸的萎敗消逝了。到那時候，表證「各種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的憲法，當然也完全失掉其原來具有的功用了。在由共產主義初步階段到達共產主義較高階段的過渡期間，無產階級專政的局面，將拖延得非常之久。就是列寧也說，因為沒有可靠的資料，不能預為估定。恐怕非得三百年五百年不可，甚至非得八百年一千年不可，甚至永遠沒有到達其較高階段之一日。在這期間，無產階級將繼續專政，共產黨將繼續獨裁，那裏能有民主自由之可言！基上所說，可見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乃天然令人苦悶，令人徘徊，非得另尋出路不可！

認清了當前的時代矛盾，我們就應當更進一步，澈底了解我們所要開創的新時代的內涵。甚麼是牠的內涵呢？就歷史文化的意義上說，我們應該以我國中庸的，調和的，統合的，溫柔敦厚的，精進不懈的文化特徵，以矯正救濟西洋近代文化所表現的盲目衝進，畸形開展，迷途脫節的弊害。（詳細討論，見拙作新時代意義的體認，載在本刊第一卷第十四期）就新時代開創的方式上說，我們應該努力促成民生主義經濟建設的充分完成，以奠定民主、法治、教育、及社會道德的經濟基礎。而民生主義經濟政策的澈底實施，則須有賴於一種健全的行政機構之建立。我們應當在這方面認清目標，加緊努力，以造成一個理想的新國家；而後我國高尚優美的文化傳統，方可得到充分的表現，方可博得人家的讚賞。當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都在盲目的向前衝進，都已迷失了正確的道路，使得人類幸福與世界文明，面臨着摧殘毀滅的危機。我們應該力謀有所挽救，力謀有以矯正。然而我們應當發揚我國文化傳統的菁英，先挽救了我們自己，然後方配得上來高談挽救世界的問題。所以我們理想中的新政治家們，是應當負起這建設國家挽救世界之重責的！

其次，新時代的新政治家，應該具備一種革命者的高超的政治理想，來

改造現實的經濟生活和法治制度。這種態度，因其針對着現實以力求改造，是新政治家們所應保有的的一種態度。至於若令現實的經濟生活可以支配左右一切，使得法治制度僅僅成爲保障既得權利的統治工具，使得政治理論僅僅成爲保障既得權利的法理上獲得；那麼在此情況之下，我們就只能看到投降現實的一批官僚政客，而看不到那改造現實和開創新時代的政治家了。基上所論，若照我們三民主義者之所體認，則革命與反革命二者的界說，是很清爽的了。在任何一種社會運動之中，如若倫理（即政治理想）可以支配政治（即法治制度），政治可以支配經濟；則這就是一種革命的運動。在任何一種社會運動之中，如若經濟是在支配政治，政治是在支配倫理；則這就是一種反革命的運動。簡言之，如若精神支配物質，就叫做革命的；如若物質支配精神，就叫做反革命的。我的這種說法，就現階段世界情況而論，自信是甚爲正確的；因其一則可以作爲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理論根據，二則可以糾正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的見解錯誤。要知馬克思之故爲此說，目的乃在堅定人們的信心，要人們很樂觀的參加他的革命陣營。如若當真的經濟可以決定一切，那我們簡直可以坐以待斃，坐待資本主義社會之必然崩潰與共產主義社會之必然到來，又何勞馬克思與列寧皆各竭盡其畢生精力，呼號奔走，力求滿足其理想的追求，硬要貫徹其政治理想，經由一套統治機構（即法治制度）的奪取，以推翻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組織呢？由此可見，革命者是須具備一種高超的政治理想和改造現實或推翻現實的決心與魄力。至於一般官僚政客，只在現實之下竊取權位，絲毫沒有理想的追求，反而阻抑革命的發生，所以是反革命的。

我們這裏所期望着的新政治家們，須能開創新的歷史，建設新的國家，和促成新的世界秩序。當前的許多官僚政客，皆是我國文化糟粕的餘孽，封建社會的渣滓，至多僅能成爲舊歷史的結束人物，而非新歷史的開創人物。所以我國自從雅片戰爭之後，至今一百多年，始終是戰亂相尋，民無甯歲，這其間未始沒有老式的政治家，要想做出一番大事業，庶可「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拯斯民於危席之上」。但是現今時代不同了，所以老式的政治家，就絲毫無可作爲了。我們現今所處的時代，乃是一個將我國固有文化的糟粕和西洋近代文化的弊害，融合冶於一爐的過渡時代！老式的官僚政客們，不能抉擇出我國固有文化的菁英，不能鑑別西洋近代文化的弊害，不能體認出我

們所努力開創的新時代的意義和內涵，沒有革命者的高超理想。而他們倒很心敏眼慧，在這殖民地式的環境之下，實辦式的生活之中，卻能巧為運用，善自揣摩，標幟時譽，操弄政權，以圖稱快於一時。所以在這新舊交替的過渡時代，假如我們不能參加努力於新時代的開創，那我們就會命定要成爲一批投機取巧的政客，成爲時代的犧牲者了。

我們所希望的新政治家們，不但要能始終保持着革命者的成仁精神，且要能努力於政治家的成功工作。「不成功則成仁」，這是新政治家們所必備

的精神修養和準備。然而只要他們確能具有一種純潔的心靈，高超的理想，公忠體國的熱情，和百折不回的毅力，則他們自然能以做到不成功則成仁，以大無畏的精神，來收拾起舊歷史的殘篇，展開新歷史的新頁了。開創歷史建設國家的艱巨工作，正擺列在吾人眼前，不能不負起這副工作，全看我們能不能養成一批新政治家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志之士，其共勉之。

當前最迫切的大事是思想革命

范任宇

自抗戰勝利以來，國人最大的苦悶和悲哀，要在失去了希望，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力，不能再發掘新的希望。大家都被當前國事糾紛的現象迷惑着，對於國家前途悲觀，對於自己前途徬徨。抗戰之際，大家都憧憬着勝利。勝利之後，大家都熱望着國家地位提高，個人生活改善，和平的辛勞而快樂的努力建設，享受這勝利之果。然而事實不然，日本投降尚未簽字，國家便因中共爭取投降權利，而陷於戰亂之中。因而中國人一切希望，成了幻想的毀滅。人類最悲哀的，莫過於絕望，最苦悶的莫過於矛盾。大家既已陷入於絕望和矛盾的境界之中，於是心理變態；行爲反常，以致愈使社會不安，凡如戰亂的災難，政治的風浪，物價的波動，甚及教育文化界的騷擾，這在在都表現着，人心的輕浮，局勢的嚴重。而人心與時局又不能相克相生，轉而相輔相成，卒使整個社會陷於反常的狀態。這一非常時期，其來也已遠自鴉片戰爭之後，這百年來，新舊衝突，相激相盪，愈演愈烈，變亂相尋，而今尤甚。惟此非常的變亂，欲求澈底解決，又必須有其

非常人才。所謂非常人才，在封建社會，則是百世而不一出的英雄。在民主時代，乃是人人能以自己的思考力，研究客觀事實，提出正確方案，以調適新舊問題的衝突，而澈底消解變亂於無形。然此又非先自思想革命不可，但國事的危難，正即在此。就時代言我們已入於民主階段，而人民的生活習慣，思想方式，却依然保持着濃厚的封建傳統，加之，百年來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其文化的薰陶，又添一層殖民地意識，及其生活的習慣。因此我們從未能以蔚成民主思想的澈底改造，而今祇成了封建的和殖民地的意識形態。於是，對於一切國事的糾紛，時代問題，皆沒有一種獨立自主的思考力，加以研究，予以解決。一般所謂政論家名流和學者，對於一切國事的看法，多半不是出於傳統的封建觀念，即是由於殖民地意識，甚且不管即爲外國各派言論的反映，尤有時引外人言論以自重者。這樣，祇是愈陷國事於封建的和殖民地的泥淖之中，卒致四顧茫茫，不惟失去了心靈，且已喪失了軀殼。而今國人的迷網，必須先從自己心靈上有覺醒，然

後方能自拔其身。換言之，革命必先革心，蓋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當前一切嚴重的局勢，因心理變常而從出者，比比皆是。所以欲圖國事根本上有辦法，得好轉，必須從心理上好轉。亦即當前迫切的大事是思想革命。偉大的行動，必須有高深理論的指導，目前中國最須要的是新的行動，所以我們必先從事思想革命，創造新的理論，認識新的理論，以此來指導，作爲國事革新的燈塔。

國事既是人羣的心理現象，當前國事紛擾，勢如鼎沸，雜氣象萬千，然一探究其心理所在，則不外兩種，一是個人私利的心理，二是殖民地意識。前者是傳統的封建觀念的活動，後者是外來的國際勢力的影響。兩者相得益彰，彼此交織，遂使抗戰結束所獲得的勝利之果，破碎無餘；形將到來而嶄新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希望，成爲曇花一現。日本投降之後，國人最痛心的大事有二：第一是接收的貪污，第二是戰亂的不止。

首就貪污而言，貪污的行爲，乃是愚昧的自私觀念的表現。這種絕對的自私行爲，祇有在封建社

會裏，才能存在，才能滋長繁榮。可是接收戰敗國投降的人員，因為沒有新時代的精神，不知其身份是代表國家的，其行為是代表公利的。而依然誤認僅僅是其私人的幸遇，是其私人發財千載難逢的機會。這種傳統的腐敗觀念，且又有其封建關係的維護和崇揚。當事者不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然一揆諸民國的新道德，則其又為漢賊屠國的一大罪人。這一新舊精神的衝突，遂演成社會上一大波瀾，影響所及，全國人民，尤其淪陷區的人民，對於政府頓失信仰。民心一變，凡百措施，均難收其預效。加以當時又缺健全的經濟財政的政策，以致生產停頓，金融紊亂。初以偽幣與法幣兌換率的辦法失當，刺激着淪陷區物價飛漲，轉又影響後方。道高一丈，魔高一丈，於是一股自私之徒，尤其奸商，乃乘機對於游資，加強活動，物價遂不可抑，扶搖直上。二年以來，就南京米價一項而言，幾增十倍。全國一般而言，較諸戰前，幾增兩萬餘倍。這一反常的經濟現象，威脅着窮苦人民的生活，又以內戰不已，農村破產，中等階級崩潰。是以現今能以優越度日者，惟有少數自私自利的權貴豪門，和投機取巧的富商買辦。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所以當此貧富日益懸殊之時，個人因生活的煎熬，而道德無守。社會因經濟的騷亂，而秩序難安。由此，搶劫不絕，騷動時起。這一變亂的環境，怎不令人苦悶，怎不令人哀感，嚴重的失望，每每打擊人失去自己的思考。目下尚能安心對於環境，加以思考者，能有幾人！既失去思考力，以求新知，支配環境，控制自己，那末，舊的意識，更形活躍，則愈使人流連於傳統的封建觀念，而不自拔。所以大家莫不趨於自私自利之一途，終致形成自

私的社會，而陷整個社會於鬥爭，紛亂的絕境。社會生機已無，個人自然徬徨。這一現象，要之皆由封建的個人自私而造成。不幸對於自私者的既得利益，不僅沒有人予以打擊，且反有人以西洋十七八世紀以來的自然權利，天賦人權一類的理論，加以說明，加以支撐，甚而要求予以保障。殊不知，這一普遍的自私的投機社會，苟予以革命民權的思想，加以打擊，縱不立即好轉，但絕不致如此糟糕。

雜誌，明教暗示，直接間接，莫不予內戰以理論的說明，而鼓勵內戰的繼續。所以愈求內戰停止，而內戰愈烈，時至今日，大局顯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人民徒增痛苦，更加煩悶。嗚呼！中國人的不幸，誠為其殖民地意識所賜與。殊不知這些高等華人，苟能一本中山先生，以民主的階級合作之遺教而作和平相處，反對階級獨裁的鬥爭，以消弭內戰。實行民生主義，以建設現代的民族國家，而為美蘇妥協的渡船，並以協助聯合國，奠立其維持世界和平的初基。國事不必依傍他人，而求諸己。一念之轉，國家前途，豁然開朗。其中，縱有困難，以中國人的話，說明中國人的前途，最低限度，國事之壞，必不如此。無如一些名流學者，不此之論，祇以奴性成習，而無獨立自主的思想，每一言論，幾為外人的回聲，每一談話，莫非外國理論的應用與複述，影響所及，反使國事，無一是處，得失紛紜，愈加暗淡。總之，當前國事如麻，剪不斷，理還亂，險象叢生，其根本原因，則在自私的封建觀念，和殖民地意識，交相活躍，而形成這花色繁多的錯綜現象。惟澈底的撥亂反正，其最迫切的方法，莫過於運用思想，以中國人自己的思考力，推毀封建的和殖民地的意識。憑着獨立自主的精神，來指出國家的前途，繪出世界的遠景，使得每個人辛勞而有樂趣的向前奮鬥。

其次，就內戰而言，關於內戰的再起，時人每喜說明責任誰屬，近且要求雙方停戰，和平運動，轟動一時。這祇迷網於事實的現象，而不思考其本質，所以愈求不戰，戰愈不止。要知我國乃一次殖民地國家，換言之，即受國際的壓迫。雖有八年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以求解放。然正於勝利將屆之際，新的壓迫，便即重臨。黑海會議，蘇美謀取對於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妥協，不惜以雅爾達密約，犧牲我國，使其領土依然分裂，主權依然破碎。八年來為領土完整，主權獨立，所流熱血，雖收之東隅，轉又失之桑榆。內戰的種因，早即在此。追溯內戰的再起，初因中共爭取投降權，而內戰的蔓延和擴大，直至無法停止，要在去年爭奪長春一役。由此一役，戰爭範圍，關內與關外，息息相連。戰爭性質，國內與國外，脈脈相通。於是調解和談的馬歇爾特使，終亦隨要求撤退美軍而回國，當此嚴重關頭，國人既不能以自己的思考力，解決國家大事。於是殖民地意識，甚囂於世，一些高等華人，不曰天下先平，而後國治，（意在說明內戰解決，須待國際和平而後方可獲得。）即曰兩個世界明朗化。這些沒有國家觀念而忘形的危言，喧騰報章

中國人能以運用自己的思考力，從封建的和殖民地的意識夾攻之中，奮鬥出來，以解決國事，那末，國家前途是光明的，個人前途是遠大的。惟這一思考力的運用，則必須具有其先決條件。其先決條件，則在人格獨立，和意志自由的培養，是即須要自我覺醒。西洋現代文化的精華，便在文藝復興

條件，則在人格獨立，和意志自由的培養，是即須要自我覺醒。西洋現代文化的精華，便在文藝復興

時代，獨出了古希臘個人主義的文明，蔚成了人的發現。所謂個人主義，即含有個人的人格獨立與意志自由。人格獨立養成了自己對於環境負有道德責任的觀念。意志自由養成了自己對於前途有理想的奮鬥精神。從此思考力發達，乃演成了自我的理性發展運動。直到現代，歐美各國的民主人士，遇事的態度，還是理智多於感情。這迥異於我國封建的個人意識。個人意識乃以自我私利為中心，且其既有附屬的人格。這一自私的附屬的個人意識，而今披上了西洋個人主義的華貴外衣，於是如獸之走，水之就下，普遍的存在於每一角落，以致整個社會，因循沓洩，分崩離析，責任不明，應有現實的黑暗，而無理想的光明。所以今後，果使國事有

辦法，社會能建設，那必須人人運用自己的思致力，而去拋棄這華貴外衣裏的自私魔鬼。打破其醜陋的真面目，另行創造一個獨立人格的精神。以這一個新精神，作為大放光明的動力。

不過，現前祇是有了個人主義的新精神，那還不足以應中國的和世界之時代之所需。蓋西洋自十九世紀以來，社會本位思想，已因社會化的生產方法進步，而發達。當今西洋人士正陷於這一矛盾的境界，而互相鬥爭。所以我們還須及此，顧慮到個人與社會本位思想的調協。亦即這不僅要有個人的意志自由和獨立人格，新文明的建設；且須建設國家獨立和世界大同的新文化。惟當前我國的現實社會，誠乃一大活的歷史博物館，東自上海，

迄於西疆。凡劃時代的游牧，農業和工業，幾大類型的生活方式，思想習慣，莫不應有盡有。恰似一個經過暴火烘烤的麵包，表殼已焦，而核心尚屬生。從這個現實，而造成一個理想的現代國家，除了自己發揮思考力，先從事思想建設而外，別有何法？我們理應切記得，在一個大的社會之中，知識力才是時代的中心力。當前國事既是非常時期的問題，那應有以革命方法才能解決，然而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所以當前最迫切的大事，是思想革命。從思想革命，而完成思想建設。以中國人自己的新思想來建設中國新社會，那末，國家前途，必定樂觀，個人前途，絕無徬徨。

中國思想改造問題發凡

陳定閔

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這是明白告訴我們歷史上的興亡

改造中國社會，先改造中國思想實為當前急務。

生活活剝；否則是從西方販一點皮毛，談民主不是十六七世紀式的民主，

應如何打算。我們便生活在一個沒有理想的時代之中，暗中摸索而無一線光明，於是形成一般人的苦悶、彷徨

是人力可以左右，社會的演進可以用人力所領導的。人力領導社會改造，可以走不同的路徑，筆者以為思想的改造，實為社會改造之先聲。論者以為思想一定要受社會形式的支配，甚而至於如馬克思之流以為生產方式決定了意識形態，筆者以為思想之決定於社會是當然的，但思想之決定社會的發展也是可能的。所以筆者以為要

中國目前可以說是有沒有思想之可言。思想至少有兩種，一是為現狀找理論的根據，此即所謂意識形態（Ideology），一是超越現狀改革現狀的，此即所謂理想（Utopia）在目前中國知識界之中，我們幾乎難以找出對於現狀找理論根據的意識形態，我們目前這種紛亂的局面又有誰有一套「說」為牠說明之，解釋之，我們所看到只是捧着經典的教條主義者，

便自以為民主的蘇式民主，我們的時代，可以說是偉大，然而我們沒有一個思想家替目前局面作一番功夫。至於理想更是談不到，在這個時代之中，於現狀且不求其理論的根據又有誰再打算超越現狀，改革現狀。我們看到的到處是現實，求器官的享受，名利的滿足，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在這個時裏連自我似乎都認不清，遑論我所處時代？又遑論我之未來

也可以發見目前也有某些思想在流行着，但這類思想如捧着經典的教條主義，買辦階級的殖民地奴化的意識形態，或是土匪流氓的所謂「道」，

這些思想既談不到為現狀說明，為現狀求改革，全與時代脫節，凡是與時代脫節的思想根本不能稱之為思想，縱名為思想，其與社會秩序的穩定，社會秩序的改進都無補於事。中國目前所需要不但是思想而且要適合時代的思想，要能洞中時代病症的改革的思想。

一個民族的思想，一定是這個民族文化的精品，是該民族文化精神所孕育而成的，是該民族文化演變中的產物。所以思想最大的特點要具有民族精神。我們今天一切法典的創造，政策的建立制度的擬定，每喜採歐西各國之長，世界上所有的優點都想於一爐，結果是一個大什錦，與中國人口味不合拼盤，缺乏民族精神，也違反了民族特性，凡此皆足以表示我們沒有一個獨立的適合於民族精神的思想，我們現在所流行的思想潮流，往往與中國文化傳統脫了節，與中國歷史演變的法則脫節，結果更形成文化上的脫節，思想上阻滯，不但思想無補於社會進步，且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主因，成為破壞秩序的動力。

從上所論，至少在中國目前社會中，有三種普遍的思想病，第一是中國幾乎談不到有思想，固然缺乏到現實的討論尤鮮改革現實的理想；第二，縱有思想，是與時代精神社會背景

脫了節的思想，除了那裏裏而外，仍是一片漆黑；第三，有一部思想雖名為為，而實質上非民族文化之所孕育，缺乏民族精神，違反民族性，是一種無靈魂無中心的思想。其實一個思想如果無靈魂無中心，根本就算不上是思想。與時代精神社會背景脫節的思想也根本算不上是思想的。所以嚴格地說，中國目前實無思想之可言。其結果造成我們惶惶終日，不知何往。在這個一切解組的年頭，我們找不出一個中心的力量可以領導人羣——這是由於思想的貧乏之所致。在這年頭我們只有看到「精神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歐陽修新五代史一行傳）這也是由於我們缺乏理想，思想與社會脫節，違反民族性之所致；我們只看到人吃人，滿目血腥而找不出一條正途來解決國是，這也是由於無中心思想無一適合時代民族的思想之所致。

中國要走上小康甚而至於大同之路，在目前許多道路之中，思想的改革無疑是最切迫的，而所以改革之道，端在建立一種新思想的形式。關於為現實找理論的根據的意識形態，到不是重要的，而如何創造一改革現狀的理想實為刻不容緩的事。我們不怕理想的好壞高低，只怕沒有理想，沒

有理想，一切的行動遂致無目標，無定向，社會的發展只有一任其自然，人類如果照這樣的活下去，只有受歷史的劫運所支配，人類始終翻不了歷史法則的手心，結果只是個悲慘的結局。要中國前途有希望，要中國的社會向着光明而進步的大道邁進，惟一的出路，只有建立一種崇高的理想，向此理想邁進。因之思想的改革，實際上就是思想的建設，思想之建設即所以改革思想的。

中國所需要的理想決非剽竊他人的理想可以成功的，而是要能適合於時代的需要環境的要求。我們要求的民主是此日此時中華民國所需要的民主，不但求政治上的民主而要求經濟上的民主，求社會生活的民主，決不是十六七世紀中產階級革命時所要求的民主；我們所要求的是切合時代的改革方案而不是虛無空洞，生吞活剝的教條口號；我們要求的是使中國獨立自由的思想，而不是使中國為人奴役的幼稚病態的思想。因之在改造思想的過程中，必先清除一切不切合時代需要，不明瞭中國社會背景的思想。要建立一種思想的體系亦必先明瞭時代的使命，及其時代的癥結之所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所有社會制度全在解組轉變之中，社會上幾乎無一固定的標準以

資準繩，社會上也幾乎無一件事是合於公道正義滿目是掠劫，貪婪殘賊，自私虛偽，投機。一個出賣朋友，媚上瞞下的無聊政客可以黃綠時會指日高升；一個打房奴舍的，殺人放火的土匪，可以割據一方，為「民主」的人士；一個搜括貪污，囤集居奇的「官商」，可以為社會的柱石；國是艱難他們不問，疆邊事告急他們也不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更不問。這是時代的病症，也是思想改革的對象。

我們所需要的理想更不是沒有靈魂的理想，這意思是說，中國的思想必須是中華民族的思想，必須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思想也決不是要復古，要發揚中國本位文化這一套理論，我們反對復古，不贊成本位文化的看法，但却主張思想須具有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中國必須建立一適合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思想。中國的民族精神是崇德化，尚和平，重禮樂，好中庸，無疑的此類精神的養成儒家思想影響很大，中國今後思想之建立對於此類精神尤應顧及，儒家思想有許多地方已不適於目前，如對於封建制度的擁護即是一例，但所遺留下來的民族精神却有存在的道理，我們以為中國需要新儒家的產生，

需要新儒家思想的建立才能適合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從現實改革的理想來看吧，一個理想也是不能離開現實就建立成功的，不能離開民族精神就會有意識有價值的。柏拉圖的共和國 (Republic) 摩爾 (Thomas more)

的烏托邦 (utopia) 康不來拉 (Cam-pellana) 的太陽城 (City of the Sun) 甚至近代威爾士的 (H. G. Wells) 的現代烏托邦 (Modern Utopia) 那一個理想國不充分的出現其民族精神那一個理想的建立不以其

國家民族為背景，不以時代的激結為出發點。我們今天剽竊別人的一句話，想在中國也來一個運動，也來一番改革，那完全是癡人說夢，夢永遠是做不醒的夢。

總之，在目前局勢之中，我們需要思想改革的運動，而這個思想的運動實際上便是思想的建設運動，其改革之途徑，端在洞中時代病症，適合民族精神，建立一個理想的標的，才會有進步。

當前行憲的不可緩

選舉延期嗎？行憲延期嗎？

劉士篤

國民大會於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并定本年十二月廿五日為憲法施行日期，憲法實施準備程序中，并訂明本年一月一日公佈憲法，其後三個月內制定并公布一切行憲法規，於各有關選舉法公布後六個月內，完成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暨監察委員之選舉。迄今公佈憲法及制頒有關行憲法規均已如期辦到，正待進行選舉的階段了。近來報紙上忽傳出大選將延期至明年舉行，且準備聖誕節召集下屆國民大會之憲政實施方案有修改之說。而社會一般人士更傳說紛紛，甚至舉出種種理由謂非延期不可者，如謂內戰日亟政府方應付叛亂，無暇及此者，又謂物價高漲，學潮工潮迭起，社會動盪，宜求安定，不宜再因競選而起波瀾者，又謂政府近方擴大基礎，民青兩黨公關未久，宜多予時

行憲之名，至於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旨在促進行憲，更不敢帶憲不行。有謂行憲日期及準備程序為國大所定，必再召開國民大會一次，使自行決定延期選舉，延期行憲者，又有謂須請國大代表用書面表示延否之意見以為決定者，亦不一而足。

我的意見，對於憲法中不妥當的地方原未嘗苟同。不過憲法既經制定公布，我們就只有服從并促其實施。總之惡法愈於無法，只要有法我們還可以慢慢修改，以期達到理想，若是無法，將是「無法無天」了。

間宣傳主張，俾民間普遍了解，然後選舉方為公平者，不一而足。然所舉均不過事實的理由，甚少能舉出法律上有必須延期之理由。故其所言概無法律根據。任何法定機關均不敢作如是主張，儘管若干官員口頭主張延期，但在政府之立場決不敢阻礙

我負責當局對此問題始終穩重，就最近表示之姿態觀之：(一)本黨中央選舉指導委員會已正式開會。(二)六月十日新聞局長董綱光否認選舉延期行憲延期之說。(三)同日行政院例會決議，就原有國民大會堂折去主席台後房間，向後延伸會場面積，不另新建會場。(四)本黨中常會決議張厲生洪蘭友兩先生為選舉總事務所委員。足見當局仍一本初衷，將貫徹如期行憲的決心。

我們認為國家不可一日無法統，在訓政期間，則訓政時期約法是我們的法統，及至政治協商會議開過之後，我國的法統問題就大大的起了爭執，孫哲生先生謂改組後的政府為由一黨訓政變成多黨訓政，而民青兩黨還不承認這話，所以此時的法統狀態甚不明瞭。本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憲政實施準備案規定：「自中華民國憲法公佈之後，至依據憲法召集國民大會之日為止，本黨之政治設施，應以從速擴大政府基礎，準備實施憲法為中心。二、國民政府擴大基礎後，在三民主義原則指導下，依據憲法基本精神，所為之各項設施，本黨應予以全面之支持。」本此以論，則政府措施已依憲法精神而憲法并未施行，訓政時期約法雖仍存在，而離政治之實際已遠，長此下去，則法統必愈起紊亂，一

錯用「甚麼是完美可行的憲法」幾篇文章以表示

我們認為負責當局的態度極為正確，因為這一定的關係太重大了。我們對於中華民國憲法并不存任何好惡的心理，老實說，本人對於這部憲法原無多大的同情，在制憲的期間曾連續寫作「對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稿之批判」、「生死關頭藥方不可錯用」

錯用「甚麼是完美可行的憲法」幾篇文章以表示

切政治措施將無基本的法律根據，也就無公理，無是非，無最後的制裁與執行力，那是何等危險的事！

憲法為國家基本大法，行憲為國家第一大事，不可不表示有決心有勇氣，全力以赴，若猶恐不濟，何可以

「偽憲法」，我們若以怠忽之心處之，并不如期進行選舉，如在本年九月以前能選出國大代表立法委

舉如期行憲，不啻自承其為失效，一經變壞，必不易恢復憲法之效力，「行或止之，止或尼之」必將斷送此艱難創造的憲法了。因為行憲如同分鏡，只

有催生，絕無流產，流產是異常危險的。現在共黨叛亂的區域固然不能實行選舉，但安

定的區域還在全國三分之二以上，自應在此區域先行選舉，如在本年九月以前能選出國大代表立法委

員及監察委員各達總額三分之二時，自得為合法集會開始行憲，假若因戰事阻礙不能如期選達總額的三分之二，則其不能集會，乃依法為「行為不能」，政府可以不負責任，俟繼續選達三分之二時集會，亦尚不為違憲，若竟在安全區域延期選舉，其將何以自解乎？

論新憲法中的中央政制 (下)

羅志淵

參議院對於彈劾案有審判權。它行使審判權時一如法院的處理訟案。按參議院的議長，原來是由副總統兼領的。但審判對總統的彈劾案一經定罪，副總統即有取總統的地位而代之的可能，所以為避免嫌疑計，在審判彈劾案的參議院法庭，不復以議長為審判長，而以最高法院院長 (Chief Justice) 為審判長，而全體參議員則有如陪審法官。開庭時參議院推選的委員處於檢察官 (Prosecuting Attorney) 的地位，而總統則處於被告的地位。審問完結後，由全體參議員秘密投票，有三分之二贊成彈劾案的票，才能作有罪的定讞。這是美國彈劾總統的程序。按之史乘，美國開國迄今一百五十餘年，總統被彈劾的，只有約翰遜 (Andrew Johnson) 總統一人，這一彈劾案開庭時，因為參議員一票之差，不能達到三分之二的法定數，因此約翰遜倖免於罪，這不能不說是政治史上的一段佳話。於此猶有補充一點，就是美國彈劾權的行使，不以對總統為限，行政、司法人員都可被彈劾。但據華盛頓州立大學約翰遜教授 (Glaudius o. Johnson) 於去年所著的美國政府論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中的記述，則美國開國迄今所見的彈劾案不過十三起，而十三起的彈劾案中，不過四起判定有罪。由此可見在美國彈劾權的行使，是非常嚴謹，至於對總統的彈劾案百五十餘年來，僅見一次，可見彈劾總統的事不是可隨便為之的。由此可以推論，我國將來對於總統的彈劾案，也是少見的。

說過美國總統的彈劾罷免的辦法後，再看看我們新憲法上的規制。依新

憲的規定，國民大會雖說是有罷免總統的權，但國民大會不能自動的提議罷免總統，必須於監察院提出彈劾案後，它才有權罷免。這點可以第一百條為證：「監察院對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須有全體監察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監察委員過半數之審查及決議，向國民大會提出之」。又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監察院之決議，對於總統副總統提出彈劾案時」應由立法院院長召集國民大會臨時以裁判監察院對總統的彈劾案。由此諸條的命意看來，總統的罷免，必須經過彈劾階段，彈劾權掌握在監察院，國民大會不能行使，即國民大會不能自行提出對總統的彈劾案，惟於監察院提出彈劾案後，才能行使罷免權。總括說來，監察院有如美國的參議院，行使提起彈劾的權。國民大會有如美國的參議院行使審判彈劾案的權。這樣說來，國民大會罷免總統的權是受有有限制，即不能自動的提出彈劾案而復由自己審判彈劾案，彈劾權為監察院所掌，不啻平分了一半罷免總統的權，國民大會也不過分掌了一半。但監察院的一半是先行的，原動的的一半，而國民大會的一半是後繼的，被動的的一半，所以國民大會對總統的罷免權，沒有多大的實質內容。

現在再說國民大會的修憲權。依新憲第一七四條的規定：「憲法之修改，應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正之。二、由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出之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擬定憲法

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復決。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國民大會是個創憲機關，它有修正憲法的權，於理自順。由這一條看國民大會的修憲權實包涵二個意義：一則國民大會具有修憲的動議權，二則國民大會具有修憲的複決權，所以國民大會的修憲權是完整無缺的。這一制度與美國的修憲辦法又無不無類似之點。按美憲第五條規定：國會中的兩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議員認為必要時，國會應提出修憲案，或於三分之二之各邦議會請求，應即召集憲法會議（注意：這是指全國的憲法會議）來提出修憲案，所以美國憲法的修正案可由國會提出，也可由憲法會議來提出。憲法修正案提出後，可由國會決擇二種方法來批准：一則由四分之三的各邦議會批准，二則由四分之三的各邦憲法會議批准。上面是就憲法條文規定的方法說的。至就實際的運用上說，憲法修正案總由國會提出，從未由國會召集憲法會議來提出憲法修正案。憲法修正案的批准，從開國迄今二十一次的憲法修正案中看，二十次的修正案都是由各邦議會批准的，只有第二十一次的修正案是由各邦的憲法會議來批准的。從上面的說話，可以配合到我國的修憲制度來說。國民大會代表平時既沒有集會，散處各方，要得五分之一的代表連署提議修憲，恐不是很容易的事，假如得到五分之一的連署，又須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的規定，得到五分之二代表的同意請求總統召開臨時國民大會才能正式提出修憲案，這又是一件難事。所以將來我國的憲法修正案恐怕大都由立法院提出而由國民大會複決。所以國民大會的提議修憲權或將如美國的全國憲法會議一樣，極少行使的機會；而實際的運用上多由立法院提具修憲案而由國民大會複決之，這樣一來，在修憲這一點關係說，國民大會將如

同美國各邦的憲法會議一樣，專行修憲案的複決權。但是，立法院通過的修憲案再由國民大會來複決，是不是如同前面所說以國民大會複決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案，於法理上有欠通之處呢？關於這點，筆者以為能由國民大會複決最好，倘一時未能實行國民大會複決，則暫由國民大會複決，於理尚屬勉強可通。因為這一制度，是基於制憲權與立法權分別行使的前提而來的。國民大會行使複決修憲案是本於制憲權的資格來複決立法機關所提出的修憲案，與複決法律案自有不同的意義。

總括上面的分析，則我們對新憲下的國民大會的體制，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就是新憲第二十五條雖然說是「國民大會依本憲法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第二十七條且明白規定國民大會對中央政治行使四種政權；但低筆者分析研究的結果，則國民大會的職權實在只有選舉總統及複決修憲案為正宗。至於罷免總統及對法律的創制複決權，或則被另一機關分割而缺乏實質的內容，或則行使時有理論上及實際上行不通之處，所以歸根到底，無非是行使選舉總統及複決修憲案吧了，從選舉總統的職權說，它實在與美國的總統選舉團相似；從複決修憲案的職權說，它與美國各邦的憲法會議相類。總括一句話，新憲法下的國民大會雖然是有形的組織機構，雖然是襲用了五權憲法中的名稱，但它的實質，却是西洋政制的混合。

最後，筆者還須得聲明一點：關於將來國民大會體制的論斷，本來須俟各種憲法施行法律公布後，作全盤研究，才能作週圓的結論。茲以承 幼炯先生的徵稿，急於星火，姑只就新憲立論，自多不備之處，敬希閱者教正！

一隻神秘的船

為「七七」紀念作

水介

我生長在北方大平原的一個農村裏。當我七歲的某天，忽然聽到一聲非常驚人的消息：剪辮子！全村的男

女老幼，馬上陷入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與激動。自這天起，滿清的命運隨髮辮而千古，而中華民國便帶着這

般恐怖與激動而誕生了。自那天起，我和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像做夢一樣的登上了這隻神秘的

船。它向前開動了三十六個年頭，而我們至今還像做着噩夢一般，不斷的生活在恐怖與激動裏。我們天天希望

這一切早成爲過去，但命運之神却故重的惡作劇，偏讓一切恐怖變得更加可怕，一切激動變得更加巨大。

三十六年之中，一切恐怖與激動最令人驚駭的是「七七」。我們的噩夢還沒有醒，而「七七」的十週紀念却又到了。我好奇；我要在夢醒之前，好好的端詳一下這只神秘的船兒——作爲二次噩夢的準備！

我端詳的結果是：

神秘的船兒，它前面展開無限的前程；但它開動之日起，便陷在驚濤駭浪之中。一陣陣的狂風暴雨，包圍在它的四周，使它時時刻刻有傾覆的危險。帝國主義凶神在冷笑，資本主義惡魔在招手，認賊作父的漢奸，殺人不見血的封建勢力，愚昧與自私之徒，在歡呼。船上的乘客，拾頭四望，只見陰森森的天日無光——於是悲劇漸漸擴大起來。

一部份乘客首先失去了同舟共濟的信心，開始了狂亂舉動，把締造民國的先知先覺從舵手位上趕開。於是大大小小的軍閥與官僚，爭奪起這個執掌全船命運的大權。你方唱罷我登場，我未上台你下來，亂開閘的爭奪一場，弄到一種空前絕後的怪現象：一隻無舵手的航船！

無舵手的航船，在那樣的凶險環境之下，好像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

池，根本不知開向何方何向的大海。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直開了二十六年之久。凶神得了代價，惡魔滿意地笑了。乘客們也有初步的覺悟：一部份尋找回已失去的先知先覺，一部份還在另尋舵手；當然更大更多的一部份，還在混水摸魚，或在閉下眼睛，大做其太平之夢，桃色之夢，黃金之夢，無空無色無无之夢，夢中之夢，醒中之夢。

最險惡的風浪，一次，二次，三次，都是東風造成的。「廿一條」，「九一八」，「七七」，「八一三」，幾筆數字帶給我們的厄運與浩劫，今日痛定思痛，真是感慨萬端。最值得驚奇的故事，是這只船的神祕性：它在一切危險之下，始終搖搖欲墜而不墜。它在被打倒的地方，站立起來，它能傾而不覆。這正應了德國人的一句格言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noch stärker! (「凡不能致我於死者，將使我更爲強大」)

當它剛剛逃出最險凶一關的時候，發現自己不但沒有傾覆，而且居然大大的前進了一步，一時東方欲曙，前途光明可期，不禁使人大大的興奮起來。於是欣然自慰道，這是因禍得福，「塞翁失馬」，正是不必怕的。然而它的神祕性却不因此而稍減

。原子彈打擊了東風，而「雅爾達密約」與其私生子「中蘇友好條約」，送來了更凶的風浪。這一下，使它前進不得，退後不能，左也不是，右也不能，不進不退固不可，不左不右也不能，勝利之後，有內戰，獨立之後無統一，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多麼神祕呵！八年的犧牲，竟弄到一個不完美——佔全國六分之一的外蒙「獨立」了，佔九分之一的東北權益變作了「和平」的代價！

這只神秘的船上，曾經換過不少次數的舵手，而現在更有不少位的舵手同時操舵。它上面插着不同的旗幟。沒有一位舵手願意承認這船不是統一的，但也沒有一位舵手承認他人的指揮，沒有一種旗幟可以插到全國的領土。我們做着執而不一的噩夢。忍受了三十多年的痛苦與八年的犧牲，我們咬着牙，含着泪，流着血，爭得一個結果：勝而不利。刀光槍聲，喊聲連天，內爭未已，外患踵至。一連串的新危機，使人茫然四顧，不知到底誰勝誰利！

這是怎樣荒唐的船啊！前輪失了火，而後輪裏却在打響架；底輪裏漏了水，而甲板上却在音樂悠揚的大跳其舞；內有暴徒，外有虎狼，巨浪掀天，黑暗無光。可憐的舵手，一手撐着舵，抵抗暴風的打擊，一手四周招

架着，防着別人的擊襲。他眼睛望着遙遠的燈塔，心裏盤計着當前的危險。團聚在他四週的助手們，乘客們，却只會吶喊，不能給他解圍。前輪的火，燒到了後輪，底輪的水，湧上了甲板，只聽得呼聲震天，驚心動魄。這是空前的危險場面。東風漸息，而北風更緊！

從「九一八」到「七七」的世界，阻礙了二次世界大戰，給我們造成了統一的機會；八年的抗戰，給我帶來了空前的浩劫，也給我以重建新國的莫大希望；然而這並未能轉化爲可以令人安慰的實際。我們的神祕的船，彷彿帶着它全部的神祕玩意兒，又加入了一次新的世界航行大會。這裏與賽的船，有大的，小的，新的，舊的，有的開足了馬力前進，有的緩緩的前行，有的已走上了正軌，有的正橫衝直衝，鬧着有無人的詭計。我們這船，不但落在後面，孤孤零零，苦苦掙扎，並且時常有被別人衝翻的危險。這使全船的乘客，只能懷着虛幻的希望，渡着恐怖的生活。他們想，這船沉不得，但他們還沒有同舟共濟的決心；他們知道舵工的孤掌難鳴，但他們尋找不到解救這一危機的方法。然而這是必須立刻徹底覺悟的：中國的混亂可能引起一個新的「九一八」；新的「九一八」，可能造成

一個新的「七七」；在新的「九一八」與新的「七七」之間，又可能爆發一次更大的人類悲劇。

過度的恐怖，使人狂亂失常；但極端的危險，却也會喚起人類的理智。這只神秘航船的唯一希望全寄於這

一點：我們必須團結，必須統一，必須同舟共濟，我們應該用中國的安定，以安定世界，用中國的和平，締造

世界的和平。借用赫拉克里的話，我們應該：奮鬥萬物母，成敗以是分；或奴或為主，生死在一心。」

應與民同苦

夏都不可設

周曙山

近來常見報載，廬山夏都的修建，正在積極進行中，近有行政院，將於夏季搬到廬山辦公，並已派人布置辦公地點之說，對於這一措施現在，我要請行政院院長及其所屬各部會長官，必須予以慎重的考慮，而今官吏

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之下樂而樂，亦當發揮「與民同苦」的精神；當前人民實無樂可享，而要大家應該暫忍一時，共同吃苦了。

民國的官吏本是人民的公僕，而今人民弄到這般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的地步，則為公僕者的未能善盡責任的結果，為公僕者更不應不顧主人的苦難，只顧自己的舒適。須知今日的中國，由於匪亂不絕，物價奇昂，確已危機四伏，難道在為公僕者，竟竟忘其責任所在嗎？即使自都南京的夏季，天天都可熱死人，但真被熱死者，亦不見得盡是行政院的人員；而今何以只有行政院的人員就預備到夏

季搬到廬山辦公呢？

我們對於政府的希望，最不願見其專事「粉飾太平」，所謂「打腫臉裝胖子」，實則等於自行毀滅。不論那一國，祇有太平時代，國家元首每屆夏季，離京避暑，而少聽說行政院也遷地辦公，何況現在的中國，還是狼烟遍地呢？而且現在的國民政府是行五院制，行政院之外，尚有立法、司法、考試和監察四院，然則若真建夏都，難道其他各院就不該搬去辦公麼？

依此而論，我們對於建廬山為夏都，其弊至少有如下者，茲為之分別一述：

(一) 浪費太大 設立夏都此項費用，如修建、布置和搬遷等項，需款鉅額。以今之物價、人工較諸戰前皆高至兩萬餘倍計算，真可謂人！何況現時財政狀況，跟着物價飛騰之後，已至為拮据，何必多費此一筆鉅款

的開支？即使行政院的高官要員都太尊貴，忙碌於揮汗如雨之際，在南京辦公，亦屬應有之事。縱然確有建設夏都的必要，但亦須待於將來的昇平之時。

(二) 減低行政效率 近年來政治腐敗，不僅是貪污成風和浪費太甚，即在一般官僚作風的粉飾太平和敷衍了事太過，且已趨於宋、明、清各朝末期的狀態。我們常聽說「公文旅行」，這就是說一件公事每經各衙門之時，上下傳遞，左右兜圈，要經過多少日子，才得轉回來辦理；間或有被某層級的擱置而至於忘掉，竟至永無下文或已失時效，也並非絕無的事。假使再把行政中樞機關搬到廬山去，却又不能完全離開了南京，是則那將要如何增加公文旅行的程途，試問這還有什麼行政效率可言？

(三) 戰事不平 往年各機關的公務人員，每至夏季只辦半天公，較之在各戰場上拚命的軍人，已為優越，而今行政院若定要搬到清涼所在之廬山辦公，將令戰士聞之能以平服麼？我以為凡稍有良心者，對此都必會感到不平，政府至少應免引起他們的怨聲，而不可修建夏都！

(四) 喪失人心 中山先生一生為革命而奮鬥，無時不是重在得人心，爭取人民的心力，他曾在民國十二年十月對本黨懇親大會致詞，叫黨員不可存心做官，認為「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且說：「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黨現在的黨員，人格高尚，行為正大，要立志犧牲，想做大事；使全國佩服。全國人都信仰，然後本黨的基礎，才能够鞏固。……到了全國的人心都歸化於本黨，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又於十二月為本黨改組而說：「此次吾黨改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單獨倚靠兵力，要倚靠吾黨本身力量；所謂吾黨本

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地，在此等難民所希望者是中央，倘喪失人心？

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所謂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即此之謂也。但如今既烽火不絕，哀鴻遍野，孰有甚於此者，然終又如何能不心的喪失，而在政府諸公又將用何術

在中央政府中的行政院，竟為怕熱避暑而到廬山辦公，實無異志意享樂，將必不能得到一般人民的原諒，假使道亂因。夏都之建不可行行政院其應

政府於今若再做建設夏都之計，

劫後到棗莊

(徐州通訊)

全菊圃

想不到這整個的華北，炮火連天，到處充滿着火藥氣味的時光，尤其蘇魯邊區，大戰方過，棗莊收復不久，我能親臨其地，得到參觀的機會，實在是意外的事情。承友人之約，我竟未加考慮的同意，當即決定，翌晨出發。

徐棗路線

由徐州去棗莊的路線，搭津浦車到臨城轉乘臨支線火車，直達棗莊。但是，此路已經不通了。津浦雖然修復通車，臨支則修復無期。目前去棗莊，惟有循着徐海公路，經賈汪，縣而前往。鐵路是弧形的，公路便在弦上，計程二百二十華里。早晨七時出發，正午即已到達；不過，這是軍車，有此迅速，破爛商車，時時都有「拋錨」的可能，一天兩天，都難作此預言的。

棗莊位置

棗莊原為縣境內的一個小小村莊，自中興煤礦創立後，便成爲縣境內三大莊之一了。(台兒莊，韓莊，及棗莊均在縣境內)位在臨城車站東南七十里。由南北去，到棗莊便踏入魯南綿亘數百里的山地邊境，倘由北南來，到此就算步入長淮平

原的邊緣了。東北去臨沂(即新州府)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徐州二百二十里，東南行約百里，便是中日有名會戰，大敗日寇的台兒莊了。北爲臨沂門戶，南爲徐州外圍的堡壘。因爲地下藏有豐富的優質煤礦，中興業務之日益發展，更形成牠地位的重要了。

全鎮鳥瞰

全鎮按性質可分三大區域，即中興區，所有中興公司之辦公，採礦，職工福利，宿舍，住宅等屬之。第二爲商業區，各種商店，澡堂，飯店，戲院等，最著名的爲洋街，道路寬闊，房屋高大，乃中興所特建，整齊劃一，繁榮市面，用意極佳。第三爲交通區，車站周圍屬之。東自第三號大井，西迄火車站，遙遙四五里，已成焦土一片，淒涼滿目，處處表現着窮困與飢餓，鮮血與熱淚的遺跡；同時又反映着過去之偉大與繁榮。據民衆所談，這一些建築物的毀壞，由於炮火者不及十之一二，大半都是「扒路軍」的政績，這給予民衆一個永恆不忘的紀念——無衣，無食，更無住的厚賜！

礦業破壞

中興礦業遭受的損失，不是公司的損失，乃國家民族的損失，因爲像中興的事業，在國內究有多少？單從這一觀點說，牠的損失是慘重的，不可以數字估計的。僅就表面看去，已够痛心疾首了！

中興的組織，重要的分爲採礦，機務，材料三大處，採礦有三大井，即南大井(第一號井)北大井(第二號井)，東大井(第三號井)。南大井歷史最長，建於宣統年間，東大井設備最新，一切都用電氣，建於民國十八年。三大井都遭破壞，井底水深數尺，兼投大量石塊，機器亦全部毀壞。機務處發電機五部，因爲巨大，共軍無法搬運，均經炸毀，不僅現在不能使用，修理亦不可能。共軍破壞工作，算是拿手，真够徹底了！材料處所存各種機件與材料，輕便的搬運一空，笨重的，毀壞無餘，至有關職工福利的浴室，醫院，學校，合作社，以及辦公房屋，宿舍，住宅等，當然都在拆，扒，燒，毀，運範圍之內，不容幸免的！

中興歷史的回溯

中興煤礦的大名，國人知之甚多，但能道其詳者又屬寥寥。記者得友人之介紹，和一位具有三十餘歷史的某職員，暢談一夕，略知梗概，「與君

以挽狂瀾，總之在今日，我們要平亂，要求治，而尤不可再粉飾太平，以

夕談，勝讀十年書」，語出經驗，不我欺也。說到
毒莊煤礦的發現，相傳明末已用土法開採，可知礦
苗之發現，已在三百年前了。中興尚未誕生之前，
有當地人方某曾組團體，從事開採工作，嗣為地方
所阻而中止，清末皖人鹽運使張運芳發起組織中興
公司，復經李鴻章奏准而開辦，距今亦五十餘年矣
。當時張任總理，戴萬緒任駐礦經理，嗣後朱啓鈞
繼任總理，迨至民國十二年，由吳炳湘胡希林分任
正副經理。民十七年以前，雖有公司開採，而民間
小害仍然不少，是年公司統制，小害一概停止。十
八年國民政府派蔡公時，俞飛鵬，夏炎甲接收整理
，時歷三月，復交公司經營，由總理制改為委員制
，黎紹基，章祐，張叔誠等為委員，黎兼主任委員
，錢新之任經理，以至今日。北伐前總公司設天津
，後移上海。

開辦時，實收資本七百五十萬元，民國五年，
南井水災，死傷六七百人之多，因之擴充設備，以
防災變，招收德股，改名華德中興公司。歐戰時復
將德股退還，仍由國人經營，招足股金一千萬元。

黃金時代的中興

經過四十餘年的經營，到了民國二十五年的時
候，為中興黃金時代，一年之內，出口焦炭一百二
十萬噸，每天出煤七千五百噸，職員四百餘人，礦
工五千餘口，機工三百人以上，電廠工人二百多。
二十六年全部財產統計約在四千萬元以上。抗日軍
興，淪入敵手，高級職員，大半撤退後方，僅留德
籍工程師二人，即總礦師克禮柯，機務電務兩處總
管理之柯立平，嗣為日人服務。共軍到後，礦業全
部既經破壞，此德籍工程師二人，亦被俘虜，至今

不知下落，生死未明。礦業工程之偉大，只有從廢
墟中去考察與憑吊耳。

礦工慷慨陳詞

毒莊遭共軍兩次佔領，故破壞特甚。第一次於
三十五年六月中全部佔領，九月中國軍收復，因為
國軍到達迅速，共軍匆匆退出，未及大肆破壞。
第二次於本年二月復為共軍所佔，國軍收復時，陷
落逾為一月，在這一月之內，共軍曾發動魯南民衆
數萬人，做這擾亂與破壞工作，迄未稍休。在國軍
圍攻緊急的時候，共軍撤退之前夕，彼等曾召集礦
工開會，詢及感想。職工們痛哭流涕，慷慨直陳
道：「公司是我們的家庭，我們賴公司以活命。今
公司全部被破壞，就是破壞我們的家庭，絕斷我們
的生路，我們已成垂死之人，還有什麼感想？個人
且不必說，要知礦產屬於國家的，其實也就是全體
人民的。絕非個人得而私有。國民黨。共產黨，以
及其他任何一黨，來掌握此權，管理國家，對於國
家的財富，都應加以保護，當然對於國家的財富也
是需要的。消耗國家的元氣，斷絕人民的生路，不
管什麼黨，什麼主義，人民都要反對的。你們這樣
的破壞，這樣的做法，我們不懂你們的用意在那裏
？實在是草菅人命。」他們答道：「我們要代你們
另找一處較這更好的，你們難道不樂意嗎？」「慢
說好的，就像貴州這塊地方，中興的事業，在中國
境內，究有幾處可與相比？不要說中國人和中國人
爭，就以殘暴的日本入來到後，不僅沒有破壞，還
增加一些建設呢？你們連日本入也不如嗎？我們想
，凡是人。都不應該破壞國家的財富，斷絕人民的
生路，我們橫豈活不成了，既要我們說，我們就得

說，任憑你們辦吧！」工人說了這一段話之後，嘩
淘大哭起來，共產黨人無言以對，不歡而散。所以
共軍臨去一波，是含着怒氣，帶着羞憤而去的！

共黨的「解放」和「生產」 正解

據民衆講述共軍一切情形中，說到他們拆寨竊
，扒房屋的時候，曾向民衆解釋道：「我們所到的
地方，叫做「解放區」。因為我們為民衆解脫束縛
，得到自由的。就像這寨牆的存在，使你們出入不
便，把牠拆除，你們便可自由出入，這不是解放
你們嗎？資本家的工廠，房屋，一一拆除，材料大
的可以賣錢，小的可以燒飯，這便是「生產」。解放
你們得到自由，生產能夠得到利益，這都是為民衆
的，所以我們共產黨的主張是「解放」和「生產」
的。呵！「解放」，「生產」，就是這樣！

好漢王繼美

提起王繼美的大名，毒莊人幾乎無人不知，無
人不曉。他是本地東鄉某村人，他是游擊縱隊的司
令。抗日軍興，他便領着有血氣的青年健兒，從事
抗日，到處游擊，保衛家鄉，他能打仗，打死仗
，所以日人畏之。日寇投降，他首先進駐鎮內，嚴
防日人暗中破壞煤礦。三十五年一月，共軍圍攻本
鎮，王司令固守寨內，相持半年之久，幸有日人遣
留食糧不少，否則，區區小寨，四面被圍，交通斷
絕，早就餓死了！迨至六月，共軍掘地道，埋地雷
，硬衝進去，這時王司令才突圍而去，向西南方向
走去；但從此便無消息了！據傳說半途為共軍所劫
，終於被害！毒莊人每一提及這位好漢的大名，都

含着懷念和敬佩的情緒，表露在他們的面上！

礦工們堅守不去

中興公司以所有機器，火車，礦井，房舍等，既被共軍搬走或破壞了，五十餘年的經營，千百萬人的血汗，無情的摧毀了！慢說經濟物力之不易，就連時間也不是短短期內可以允許的，據說最短也要三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原狀。所以，公司方面對於職工已經疏散了，但工人認定礦莊是他們的故鄉，公司是他們的家庭，不願輕於離開，堅守不去。刻已由工會商定辦法，准許工人各自組織，仍用土法開採，維持生活，候着公司的恢復。所以鎮市周圍，小井羣，數在二百以上，足夠維持全數工人的生活了。現在已有出煤，倘全數煤井開工，每天出煤可達五六千噸以上。不過井淺，煤質較差，同時又以臨海鐵路未修，外運困難，是以出產愈多，煤價愈低，所以有許多井雖修好，遲遲尚未出煤，原因就在這兒。工友們的困苦，我們寄以無限的同情，希望戰事早停，公司恢復，俾開工人生路！

意外收穫——訪晤吉將軍

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時，首先舉起義旗，發出第一槍的人——吉星文將軍，在當年轟動了整個的中華兒女，報紙上幾乎天天可以看到他的大名，報紙他的消息。抗戰勝利了，他的大名，也就慢慢的

被人遺忘了，他的行蹤和一切消息，報上也看不到。但，他依然為國努力，一時一刻不停的前進着。現在保衛礦莊的就是吉將軍。因為看到他的佈告，才知道他的防地就在這兒。把他的住址打聽切實，趨前拜訪，承他熱情接待，得到晤談，我這意外的來到礦莊，竟得到意外的收穫——訪晤吉將軍，是值得欣慰的！

我們在礦莊鎮市外里許一個村莊茅屋中晤面，他室內一榻一桌，和幾條椅子外，別無他物，說得上簡單樸素了！他高高的個子，圓潤的面孔，一雙偉英武足以代表他的身體和精神的。語言懇切，句句有力，態度沉着，情緒熱烈，更足以表示他的為人熱情，做事堅定，不苟且，不浮燥，保衛蘆溝橋，先發一槍，斯人斯事，不無因也！記者要求他講上年第一槍的故事一段，詢及八年抗戰中他保衛的地方，參加的會戰，以及日寇投降後他的任務。均承他很慎重的分別講述，懇切的解答。繼詢對於目前國內和戰的意見，他表示着胸有成竹。毫不遲疑的答道：「只要能達到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國家主權統一化，認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戰為此，和亦為此。不過戰與和的主權取決於政府，軍人以服從為第一，保衛國民為天職，說不到主張，只有聽從政府的命令耳！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應即恢復交通，停止破壞，保存國家元氣，給人民以生活之路。我們要休養生息，從事國家建設，

準備着打擊擾亂世界和平的公敵，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以達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最後他笑着說道：「我是一個老粗，姑妄言之，請勿見笑！」說罷，又是一陣大笑，我們就在這歡笑中結束我們的談話，愉快的告辭了！

帶着沉重的心情歸來

數月來以家庭遭遇不幸，先父棄養，兒媳病夭，痛親恩之未報，看幼孫而傷情，精神沮喪，莫可言喻！加以經濟困難，生活艱窘，真是焦頭爛額，無復生人樂趣！此次遊覽，原冀稍變環境，聊舒抑鬱；豈知到了礦莊，舉目瘡痍，滿眼都是破爛，飢餓，窮困，和一切不愉快的情景，心頭更加沉重！看到中興礦業的破壞，房屋拆毀；想及河南無作，正太井陘之同一命運，以及東北，華北鐵路橋樑，工廠之破壞，念及國家僅此一點工業基礎，亦必毀之而後快！建設不能，破壞有餘！今各國競進惟恐不速，我們倒退亦惟恐落後，兄弟鬩牆，究非異族相對，殘忍，洩憤，亦何至於斯耶！總之，我看到了無情的破壞，我看到了人民徘徊於死亡之邊，我更看到了人人飽嘗戰亂無計可出的痛苦！默念家事國事前途渺茫，將如何以處之？因而心情之沉重，愈亦增加！瞻望國脈民命，又將何所賴而延續乎！尤不盡為之擔憂而沉痛！